

乡村记忆

麦香忆旧年

魏吉林

小时候在农村，春天从来是一年中最拮据难熬的时节。乡间常遇青黄不接的窘境，去年的存粮所剩无几，新麦尚未成熟，家家户户常常粮食不继。日子清贫时，便要采摘各类野菜掺进主食里凑合度日，勉强熬过漫长春日。

正因春天过得局促，麦收便成了乡村人心底最热切的期盼。待到暮春初夏，麦田翻起层层金浪，家家户户的眉眼间，都会洋溢着藏不住的欢喜。

麦收时节，是农村一年里最紧张也最热闹的日子。麦熟不等人，麦收期只有短短十几天，容不得半点拖沓。村里人人都铆足了劲，抢割、抢收、抢打，争分夺秒忙活田间地头的活计。唯有把麦子尽数收割、脱粒、晾晒，稳稳进仓入囤，悬了一年的心，才算真正落地安稳。

纵使平日日子再贫苦，淳朴的乡人都懂得犒劳一下日夜辛苦的自己。麦收是重体力农活，耗力费心，家家户户都会想方设法改善几日伙食。为了忙活农活的家人吃上一口像样的吃食，大人们会提前下地，挑选籽粒饱满的嫩麦穗割下来，亲手细细搓出新鲜麦粒。有的磨成细腻的新麦粉，做一口鲜香面食；那些尚嫩的麦粒，便直接下锅煮熟，清甜软糯，是麦收时节独有的滋味。

条件稍好一些的人家，会特意赶去集市，割一点鲜肉，用简单的荤腥稍稍抚平了连日劳作的疲惫。清贫岁月里，一场盛大的麦收，不仅收割着满地金黄，更盛满了庄稼人最朴素的期许与欢喜。

小麦成熟了，趁着天气晴好，全家老小齐上阵，全力抢割小麦。天刚蒙蒙亮，我们一家人早就下地了，趁着早晨凉爽抢收麦子。

割麦是实打实的苦力气活。大人手脚麻利，父母弯腰俯身，一次割三垄，速度又快又稳，不一会儿就割到地头。

我和爷爷远远地落在后面。我年纪小，力气单薄，跟不上大人的节奏，常常只敢慢慢割两垄。每割一会儿，腰就又酸又疼，疼得都快直不起身。金黄的麦穗带着细密尖锐的麦芒，攥在手里、蹭在胳膊上，密密麻麻地扎着皮肤，又痒又疼，让人越发难

熬。爷爷上了年纪，腿脚早已不利索，割一会儿就要缓缓站直身子，揉一揉酸痛的腰背。往往父母割到地头了，我和爷爷才刚割到田地中间。父亲看着我割一会儿就直起身，就说让我塌下腰连续地割麦，不要总是站起来到处看。我心里满是委屈地说：“我的腰很疼。”他笑着调侃我：“小孩子家，哪有腰？”

父亲见我割麦实在太慢，就让我专门捆麦。田间早准备好了成捆的草绳，把割倒的麦子收拢在一起，用草绳一捆一捆扎牢。怕镰刀丢了，每捆一捆麦子，我就把镰刀拿到小一捆跟前。父亲瞧着我的模样，又好气又好笑，就说：“不要总是拿着镰刀磨蹭，你不会把镰刀别在腰上吗？”

我歪着头回他：“您不是说小孩没有腰吗？我把镰刀往哪别呢？”

地里的麦子全数捆扎完毕，便用平板大车一车车运到打麦场。我们四五户人家共用一处场院，邻里之间搭伙忙活，各家的麦捆在场上分门别类堆成一座座麦堆。新收的麦子最怕阴雨返潮，抢收之后紧接着便是抢打。

麦子上场，每晚看麦就是小孩子的重要“工作”。说是看守麦垛，其实不过是图个心安，孩童贪睡贪玩，真有状况也未必能照应得来。我和弟弟带上凉席，铺在麦垛旁。孩子们精力旺盛，大家一起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。

满场的麦捆、高大的麦垛，就是天然的藏身之处。孩子们也顾不上麦芒扎人了，抽出几捆麦子就钻了进去，外面再用麦捆挡住。寻人的伙伴找不到人，就围着麦垛用脚轻轻踩踏试探，里面藏着的孩子屏着呼吸，一动也不敢动，任凭身边传来阵阵震动，硬是不发出半点声响，逗得对方团团转。

更绝的是，有的孩子索性爬到两三尺高的麦垛顶上，蜷着身子伏在上面。底下的人来回瞎转、四处搜寻，怎么也想不到藏家就在头顶。趴在高处，看着同伴在脚下绕来绕去就是找不到，常常忍不住笑出声。

玩闹得满身大汗，倦意渐渐涌了上来。小伙伴们各自回到了自家的麦垛旁边躺下。我和弟弟仰面躺在凉席上，抬眼望去，夜幕上繁星闪烁，像在蓝色的天鹅绒上撒

一把晶亮的碎钻。晚风徐徐吹过，裹挟着新麦独有的香气，兄弟二人便伴着星光与麦香，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。

那时一年到头，餐桌上多半是棒子面做成的窝窝头、饼子，粗糙寡淡。唯有逢年过节，或是麦收之后的一个多月，才能吃上喧软香甜的白面馍馍。弟弟冒出个天真的念头：“麦子粒这么小，要是能长得跟棒子粒一样大就好了，咱们也能天天吃上馍馍了。”

已上了初中的我故作认真地告诉他，现在有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研究，把小麦和玉米杂交，就能长出像棒子一般大小的麦穗，结的麦粒也像棒子粒那么大，吃起来也像现在的麦子一样香甜可口。弟弟听得眼睛发亮，连忙追问：“是真的吗？咱们这儿什么时候能种上这种麦子？”

我俩你一言我一语，笑着聊着，美好的憧憬在心底轻轻荡漾。周身是温热的晚风、醉人的麦香，头顶是璀璨的星河，伴着这些有趣的念想，困意慢慢袭来，我们就这样坠入了梦乡。

天刚蒙蒙亮，众人便要赶在日头升高前赶到摊场晒麦，谁也耽误不得。我和弟弟揉着惺忪睡眼，万般不情愿地爬起身，手脚慵懒得收起凉席、薄被等物件，随后跟着大人忙活起来。

解开捆扎麦捆的草绳，把金黄的麦秆厚厚地匀摊在晒场上。几户人家共用场地，向来轮流作业，今日晒收这家的麦子，明日便轮到别家，节奏排得满满当当。夏日天气多变，一场急雨就能让新麦受潮发霉，所以整个麦收季，人人都攥着一股劲儿，恪守着“快割、快收、快打”的规矩，分秒不敢耽搁。

等到太阳升到一树梢高的时候，我们一家的麦子才铺满整个场院。璀璨的阳光把满院的麦子染成金黄色。我们个个忙得满头大汗，额角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。母亲从家里做好了早饭，带到了打麦场，我们就围坐在打麦场边上吃起来。

麦收时节的伙食，是一年难得的丰盛，一般都以喷香的葱花烙饼、喧软的白面馍馍为主食，再配上流油的咸鸡蛋、洗净的大葱、咸香的面酱，能让人比平常多吃一个馍馍。简单的吃食，足

以驱散清晨劳作的疲惫。

日上三竿，日头渐渐变得毒辣，暑气裹着热浪笼罩了整个打麦场。这个时段必须趁热翻场，把麦子一遍遍翻动，让上下两面都能被烈日彻底晒透。大家都戴着宽大的草帽遮挡骄阳，却挡不住扑面的热浪，连呼出的气都是热辣辣的。

汗水流过脖子上、胳膊上被麦芒划出的密密麻麻的细小创口，感觉特别疼。那种又热又扎、又累又痒的滋味，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。

晒麦翻场有老规矩，上午十点左右翻第一遍，正午最热的时候再翻一遍，保证潮气散尽。等到下午两三点，麦子彻底干透，就正式开始打场。

五

轧麦是用牲口拉着碌碡，在晒得干酥的麦秆上一圈圈地碾轧。牲口轧麦时，我们才可以坐在阴凉的地方喘口气。轧场极费耐心，每轧几圈，就要全员上场翻场，就是用木杈把麦子彻底翻过来，防止底层麦穗轧不透、麦粒脱不干净。如此反复碾轧、翻场两三遍，才算把麦粒尽数碾落。

碾轧完成后，大家用木杈把麦秸全部挑出堆好，场面上只剩下麦粒、麦糠与细碎杂质。最后一道工序便是扬场，这是麦收里最考验经验与手艺的技术活儿。

扬场完毕，金灿灿的麦粒颗粒分明、干爽纯净，用一簸箕一簸箕装进袋子，装在车上，运回家里。打一场麦子往往要干到天都黑透了才结束。有时还要点上马灯从车上往下卸装满麦子的口袋，两个人抬起口袋将麦子倒进粮食囤里。这一天活儿干下来，我都快被累散架了，一头倒在炕上，连饭都不想吃。可是第二天，还要早起给别人家继续打麦。

从初夏盼麦黄，到割麦、捆麦、拉场、摊晒、翻场、碾场、扬场、归仓，一整套辛苦忙碌走完，一年的收成才算稳稳落定。

离家几十年，每到小满、芒种季节，我就不由自主想起故乡的麦浪，想起儿时的麦收时节。那些烈日的煎熬、麦芒的刺痛、孩童天真的幻想、庄稼人对丰收最虔诚的期盼，都藏在岁岁年年的麦香里，成了我心底最温暖的乡土记忆。

烟台故事

明代奇山仓
军仓改民仓

张桂荫

烟台市芝罘区奇山所城里西南有一条街巷，名仓余街，由此得知，明代时奇山所粮仓的具体位置虽然无考，但就在周围是确定无疑的。

众所周知，食是人类的第一需求。奇山守御千户所设立时，同时设粮仓，而且粮仓隶属于奇山所，全称“奇山守御所仓”。早期卫所的仓归卫所，此时的仓不仅有粮仓，还有柴草仓，称为军储仓。

由于奇山所的资料很少，藉此看一下明万历版《福山县志》关于福山备御所的记载，该所设有“军器局”。备御所尚且设军器局，何况守御所。军器局是负责打造盔甲、兵器的，制造这些需要动火，按照防火的基本原则，一般情况下不会与粮草仓库放在一起，但是兵器仓与军储仓可以共处一地，在他处制造兵器，成品放入军器局仓。

明早期卫所的仓是由卫所管辖，这是肯定的。但是，正统年间发生了变化。根据《明英宗实录》正统三年十一月丙申记载：“命改山东登州府管内，奇山守御所仓为奇山仓……（笔者注：其它卫所略）。俱改铨其官，铸印给之……先是山东三司言，登莱青三府沿海各仓俱隶卫所，出纳之际民受其害，请俱改隶府县。行在户部以为宜如其言，故有是命。”

明嘉靖版《山东通志》记载：“奇山仓大使一人，副使一人。”

至此，奇山仓正式由兵部序列的军仓，改为户部序列的民仓。